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凤阳花鼓全书

文集卷

凤阳花鼓全书
编纂委员会

编纂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凤阳花鼓全

文集卷

凤阳花鼓全书编纂委员会

编纂

常州大字图书馆
藏书章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TTUR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本书获财政部、文化部2011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护资金资助
凤阳县人民政府专项资金资助

本书合作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滁州学院音乐学院
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凤阳花鼓全书》编纂指导委员会

名誉主任:吴庭美 张 勇 唐 跃 赵国华 王 强

主任:米德成

副主任:徐广友 钱家广

委员:仲卫东 汪国玲 陈开广 王兴德 陈永庆 高有才 王胜勤

《凤阳花鼓全书》编纂出版委员会

顾问:张媛媛 黄先有 杨成志 王俊山 吴守荣 张乡远 方乐平
何开春

主任:吴庭美

副主任:陈本田 王从权 宋同庆

委员:姚广德 王启虎 曹启兵 赵宏江 蒋保斌 胡正学 张亚洲
张雅丽 刘汉寿 姚夕成

《凤阳花鼓全书》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振忠 王耀华 方 宁 冯双白 朱继胜 刘 祯 刘文峰 刘彦君
江明惇 孙凤城 李新风 杨 春 时白林 吴文科 沈 梅 张 刚
张海英 欧建平 罗 斌 周育德 项 阳 柯文辉 俞 冰 秦华生
贾志刚 唐先田 廖 奔

《凤阳花鼓全书》编纂委员会

主编：夏玉润

副主编：高寿仙 刘思祥 周熙婷

编委：夏玉润 高寿仙 刘思祥 陈传万 方志新 李道琳 鲍伟
陈仁华 徐茵 石松 苏兆龙 周熙婷 刘汉寿 陈传吉
王志勇 王春红 王俊花 毛景娴 石莉 芮凤阁 李慧
吴瑞卿 单蕾 宫楚涵 徐川 蔡雨燕 裴旖旎

《凤阳花鼓全书》(文集卷)

主编 刘思祥

副主编 夏玉润 苏兆龙 周熙婷

前　　言

(代总序)

2010年上半年,凤阳县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简称“老科协”)成立后,为实现老有所为的愿望,拟对凤阳花鼓进行挖掘、整理、宣传。最初的打算是请王文福同志牵头,把凤阳“双条鼓”开发出来,作为旅游产品宣传、推销;请夏玉润同志写一本小册子,作为“凤阳花鼓”文字介绍材料。“老科协”会长陈本田同志邀请我来协调此项工作。我生在凤阳,又在凤阳工作多年,退休后又客居凤阳,对于这种要求我也没有理由推辞。但对凤阳花鼓早有研究的夏玉润同志,接受任务后,一再坚持:一本小册子不能说清楚凤阳花鼓的全貌,提出要编写一部较完整的《凤阳花鼓全书》。夏玉润同志这种想干事、想把事情干好的精神,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

我们把编写《凤阳花鼓全书》的想法报告给凤阳县委。时任凤阳县委书记张勇同志听取汇报后,立即批示同意老科协的方案。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于2010年12月4日召开了《凤阳花鼓全书》论证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育德,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名誉会长时白林,安徽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朱继胜,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唐先田,安徽省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高敏,黄山书社总编赵国华,编辑室主任石松,安徽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张媛媛等以及凤阳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

会上,与会领导、专家学者从历史、地域、民俗角度,从戏曲、音乐、舞蹈、文学、绘画等领域对凤阳花鼓进行广泛探讨。一致认为,凤阳花鼓,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历史悠久,具有南北交融的移民文化和凤阳帝乡文化的特色,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对其保护、挖掘、整理和传承的意义重大。建议凤阳县人民政府和文化部门将《凤阳花鼓全书》列入“十二五”文化工程,积极向国家、省和出版部门争取项目资金。这次论证会,对《凤阳花鼓全书》的编纂出版取得高度认同,论证会后获得国家专项资金50万元。可以说,没有这次论证会就没有我们的决心,更谈不上《凤阳花鼓全书》的出版。

《凤阳花鼓全书》原定2012年底出版发行,延至2015年底出版的原因很多:一是征集资料难度很大。凤阳花鼓流传几百年,流传国内外。为了全面、完整、系统的编写《凤阳花鼓全书》,必须进行资料征集工作。从2011年4月份开始,夏玉润同志在各方面领导、专家的引荐和帮助下,先后前往山西、河南、云南、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进行采访收集资料。三次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查阅资料,并与该馆洽谈资料合作事宜。特别是国外资料的征集,不但渠道难通,而且手续也很繁杂。征集来的资料还要找人翻译,费时费力。二是编纂工作任务重。据初步统计,《凤阳花鼓全书》征集的资料,除音像、图片外,仅文字部分就有千万字以上。要把这些资料归类、整理、筛选、打印、校对,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除夏玉润、高寿仙、刘思祥、周熙婷同志外,我们还请了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滁州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音乐学院,滁州艺术学校部分领导、教授、老师参与此项工作。三是协调工作量大且繁。参加《凤阳花鼓全书》领导、编辑、服务工作的,由凤阳县成立了领导小组、工作小组。还有县外参与的诸多单位和个人。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由没有多少公权的“老科协”和我一个已经退休的同志来组织协调,实在很难。很多工作要做到步调一致、雷厉风行根本不可能,只能采取磨杵成针、趋势而行。《凤阳花鼓全书》从立项到成书,召开的各种协调会、工作会40余次,很多时间流失在协调中,很无奈也很自然,也可以说是好事多磨。

《凤阳花鼓全书》自立项到成书,历时五年。其间更换两任县委书记,两任县长,三任宣传部长,四任县政府分管领导。领导换了一次又一次,但重视和支持《凤阳花鼓全书》的编纂工作力度始终未变。为了领导推动编纂工作,县委成立了《凤阳花鼓全书》编纂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当时的县委书记张勇同志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时任县长米德成同志任副组长并批专项经费,确保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把《凤阳花鼓全书》列入“十二五”文化工程之一;下文明确提出:此项工程由县委宣传部负责、文广新局、老科协、财政局协办,并责成时任宣传部长钱家广同志代表县委负责此项工作。这种领导格

前 言

局,五年来并没有因为人员变动而受到影响。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凤阳县委一贯重视和支持,不可能有《凤阳花鼓全书》的出版。

《凤阳花鼓全书》编纂期间,夏玉润同志不分春夏秋冬,不管暑热严寒,奔赴全国各地收集资料,协调其他编纂人员和单位,这种不辞劳苦、勤奋奉献的精神应当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为《凤阳花鼓全书》服务和工作的其他同志。据初步统计,参与《凤阳花鼓全书》编纂和服务工作的仅在册的就有88人,其中领导小组27人,办公室工作人员9人,编纂人员12人,学术指导27人,资料合作13人。加上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滁州学院音乐学院部分学生以及参加录音录像工作的凤阳花鼓民间艺人、音像采编人员、文化馆站业务工作人员等,总共约有200人左右。参与《凤阳花鼓全书》的上述人员,有的在书中留名,有的没有留名。无论留名和没有留名的,只要为《凤阳花鼓全书》出版做过贡献的都应当给予肯定和点赞。《凤阳花鼓全书》是不是精品不敢说,但完全可以说它是团结合作的产物,是无私奉献的产物。

《凤阳花鼓全书》原定出版五卷。2015年出版《文论卷》(上下册)《文献卷》《文集卷》《词曲卷》等四卷。《音像卷》由于时间和技术原因,今年无法出版。但《音像卷》所有资料已基本征集完成。我们相信,凤阳县委、县政府会一如既往的重视和支持,善始善终把此项工作做圆满。

吴庭美

作者曾任凤阳县委书记,现任《凤阳花鼓全书》领导小组顾问、办公室主任

编纂说明

“文集卷”的编纂，是将自清末、民国年间以来书刊中有关前人、当代人研究凤阳花鼓的学术专著、论文以及部分约稿等汇集在一起，展示一百多年来学界对凤阳花鼓的研究成果以及它的文化发展轨迹，从而达到存史的目的。

清末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出现与发展，一批有关凤阳花鼓研究的学术文章开始出现。由于此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出版业中心，亦是凤阳花鼓流传的重要基地，所以有关凤阳花鼓的学术文章，大多出现于上海。与此同时，作为明清两代的古都北京，亦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地，所以研究凤阳花鼓的学者，主要集中上海、北京等地，均为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先驱者。

最早论及凤阳花鼓者为佟赋敏（1900—？），男，蒙古族人。他曾在《剧学月刊》《半月戏剧》《歌谣》等知名学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1926年，他以“佟晶心”笔名，撰写《新旧戏曲之研究》一书，其中以“花鼓戏”为题，谈到了凤阳花鼓的形成原因、流传情况，以及与戏曲《打花鼓》之间的关联，虽字数很少，但言简意赅，其学术观点引人注目。

另一位学者陈子展（1898—1990年），男，湖南长沙人，曾任教于上海南国艺术学院、复旦大学。有《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诗经直解》等著作。他化名何如，在申报发表《花鼓戏之起源》《再论花鼓戏之起源》《三论花鼓戏》等文章；另在《太白》《绸缪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谈花鼓戏》《花鼓戏无分南北》，是上世纪30年代研究凤阳花鼓、花鼓戏著名学者之一。

最早全面谈论凤阳花鼓者，为文史学者方授楚（1898—1956年），男，号天游，湖南省平江县人，任教于广西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他所著《墨学源流》名世，受李达、郭沫若等推崇备至。1934年，他撰写了《凤阳花鼓发生的社会背景》一文，否定了凤阳花鼓形成之“移民回里说”、“清代水患说”二说；文中列举了明清时期凤阳十年九荒、十羊九牧、赋繁役重、民不聊生的大量史料，提出了“经济、政治两大原因兼而有之”之说，从而成为这一时期关于凤阳花鼓形成的一篇重要文章。

民国年间对凤阳花鼓研究成就最高者，当数李家瑞（1895—1975年），男，白族，云南剑川县人。我国现代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文物考古专家。上世纪30年代初，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工作期间，编写、撰写了《中国俗曲总目》（与刘复合编）《北平俗曲略》《北平风俗类征》等专著。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打花鼓》（载《北平俗曲略》）、《打花鼓》《打花鼓的图画》《两种打花鼓的来源》。其中《打花鼓》一文万言以上，全面阐述了凤阳花鼓的源流、发展、流传、现状，成为当时的经典之作。许多观点首次提出，时至今日它仍是凤阳花鼓研究的指导性文章。

民国年间著名学者胡怀琛（1886—1938年），男，安徽省泾县人。著有《国学概论》《文字源流浅说》《中国文学史略》《中国诗学通评》《中国民歌研究》《中国小说研究》《中国戏曲史》《中国神话》《清季野史》等百余种。他在《中国民歌研究》中收录了《凤阳花鼓》一文，对明末清初凤阳花鼓《盼情郎曲》做了介绍。

我国著名戏曲家、民间文学艺术家赵景深（1902—1985年），男，笔名邹啸，祖籍四川宜宾，生于浙江丽水，复旦大学教授，仅民国年间就撰写戏曲、文学等方面的专著十余部。他撰写的《三谈〈打花鼓〉》，对戏曲《打花鼓》一剧的由来，作了更正性的说明。

近现代著名戏曲史家、民俗学家黄芝冈（1895—1971年），男，湖南长沙人。为“左联”最早成员。他撰写的《从秧歌到地方戏》《汤显祖编年评传》等多部专著，颇有影响。1935年撰写的《花鼓探源》参与了民国年间关于花鼓戏起源的争议。

闻国新，男，民国年间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有《历代叙事诗选》《唐人叙事小诗百首赏析》等专著。1940年撰写《花鼓戏》一文，谈到了他在凤阳生活期间曾看到两个鹑衣百结怀远县籍的“老乞婆”，身背花鼓，演唱长篇故事情节“坐场”之类的曲目。

民国年间，各种期刊如《歌场新月》《歌谣》《语丝》《太白》《剧学月刊》《天地人》《矛盾月刊》《十日戏剧》《半月戏剧》《中国文艺》《戏周刊》《实报半月刊》《饭后钟》《影与戏》

《戏海》《宝山民众》《戏报》《新上海》《海涛》《文饭》等,均刊登过有关凤阳花鼓的文章。

在中国近代戏曲论著中,民国年间出版的《海上梨园杂志》《金少梅》《绿牡丹》《新旧戏曲之研究》《王玉蓉专集》《中国民歌研究》《北平俗曲略》等专著中,均收有关于凤阳花鼓的文章。

上海《申报》是中国第一份商业报纸,早在光绪三年(1877年)就曾刊登过花鼓戏的文章,至1940年,刊登多篇有关凤阳花鼓的文章,对凤阳花鼓的研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以上学者、文章及发表的报刊来看,凤阳花鼓在民国年间就成为学界议论的焦点,这在众多中国民间艺术中是十分罕见的。

二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以外出卖艺为特征的凤阳花鼓,与新的社会制度并不合拍。此时的凤阳花鼓研究氛围与民国年间已不可同日而语。

1952年,著名戏曲理论家蒋星煜撰写的《凤阳花鼓的演变》,对凤阳花鼓流传的三种形态(民间文娱、江湖卖艺、戏曲舞台)进行了研究,此文应是民国年间对凤阳花鼓研究的一种延续,并达到了更高境界。1980年,《安徽大学学报》发表了蒋星煜《凤阳花鼓的演变与流传》,这篇文章其实是对28年前《凤阳花鼓的演变》一文进行重新梳理,其中对凤阳花鼓在戏曲中的流传,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另外,戏曲家周育德《凤阳花鼓话旧》与上文同发于一期之中,共同成为“文革”后对凤阳花鼓研究的先声。

随着中国艺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学者们在研究某一学科、某一曲目、某一艺术形式时,涉及了凤阳花鼓。如1980年,音乐学家、音乐理论家钱仁康《〈妈妈你好糊涂〉和〈茉莉花〉在外国》一文刊登于《音乐论丛》第三辑。孰不知这两首民间歌曲均为凤阳花鼓曲目,这也是中国音乐界研究[茉莉花]传到国外的第一篇文章。又如,1987年4月,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教授《中国と沖縄の打花鼓》在《冲縄タイムズ》连载;同年,此文经过充实后,收入由日本那霸出版社出版的王耀华著《琉球·中国音乐比较论》一书中。这是第一篇介绍琉球《打花鼓》来自中国《打花鼓》的学术文章。1991年,王耀华《三弦艺术论》在中国出版,本书以一个整章的篇幅,阐述了凤阳花鼓在日本的流传概况。

上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中国各类艺术学科集成的编纂,文艺工作者们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在中国不同剧种、曲种、民间歌曲、民间舞蹈、民族器乐曲中,大多能看到“凤阳歌”(凤阳花鼓),其影响遍及全国,蜚声海外。为了梳理“凤阳歌”的传播网络,安徽省宿州市文联杨春发起,于 1990 年 12 月在安徽省凤阳县召开了“凤阳歌全国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均是在当地从事艺术工作多年的实践者。他们从凤阳花鼓在当地流传的历史及现状的角度,撰写了一批质量颇高的文章,如冯光钰《从凤阳歌看“同宗民歌”的传播流变》、张仲樵《凤阳歌的缘起及胞波》、陆洪非《凤阳歌的形成与传播》、时白林《凤阳歌凤阳花鼓与戏曲》、孙丽云《凤阳歌研究的一条新线索》、周俊全《阳调与凤阳歌同系》、黄林《凤阳歌在云南》、原作哲《凤阳歌在陕西的流变》、那炳晨《南花缘何北方开》、郭学东《山东曲艺中的凤阳歌》、章辉《我所知道的凤阳歌》、杨春《凤阳歌的演变及其启示》、夏玉润《凤阳歌初考》等。学术成果丰硕,为以后凤阳花鼓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会后,杨春将会议论文编纂成集,取名《唱遍神州大地的凤阳歌》并正式出版。

上世纪 90 年代中叶,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先生撰写了数篇有关凤阳花鼓的文章,并于 1997 年与汪冰合著《遥远的回响——乞丐文化透视》专著。这是第一部研究凤阳花鼓的学术专著,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地域文化、民俗、宗教等中国传统多学科的角度,对凤阳花鼓的起源、产生、发展、演变等,进行了研究,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进入 21 世纪,人们对凤阳花鼓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批高校师生、社会学家撰写了一批以凤阳花鼓为题材的学术文章,如李攻《清代谐谑小戏与文人传奇的关系初探——以〈花鼓〉、〈扣当〉为例》、李荣新《论明清时调小曲的渊源与发展——以“凤阳花鼓戏”的生存为研究个案》、王义彬《论凤阳歌的传播与影响》、许国红《凤阳歌系研究》、陈业新《皖北花鼓灯探源》、支运波《淮河花鼓文化内核与艺术要素——兼论花鼓的几种起源说》等较有影响。

2006 年 9 月,安徽省凤阳县在举办“中国第一届凤阳花鼓文化旅游节”的同时,召开了“首届凤阳花鼓学术研讨会”,这是第二次在凤阳举行以“凤阳花鼓”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时白林《凤阳歌与凤阳花鼓的流变探微》、吴文科《凤阳花鼓的艺术属性和文化特质——兼谈对“凤阳花鼓”的传承与保护》、夏玉润《中国民歌[茉莉花]源流考》等学术论文引人注目。

除上述论文、专著外,我们还针对研究领域中的缺漏部分邀请相关专家撰写了部分文章。

三

自 2011 年 5 月起,笔者以上海图书馆为基地,同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本书合作单位)、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收集资料;向“中国知网”、台湾有关网站等购买相关文章。

2011 年夏,笔者请安徽科技学院副教授苏兆龙对《文集卷》已收集的文章进行录入、校对。至 2012 年初,《文集卷》初稿完成。

2012 年 9 月后,《文集卷》由原安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思祥统领此卷。由于此卷初稿所收文章的体裁、题材繁杂,大大超出了每卷约百万言的规定,刘思祥三易其稿,最后一稿是在荷兰女儿家中完成的。

编写《文集卷》,其难度主要体现此类文章数量较多,我们只能选录其中与凤阳花鼓有较为直接关联的作品。所以在编纂的过程中,难免错漏,企望海内外学人及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夏玉润

2012 年 9 月初稿于上海新泾七村

2015 年元月定稿于凤阳老五栋

注:本部分共三编,上编为“民间部分”,收民间口头流传的凤阳花鼓唱词,下编为“专业部分”,收从新乐曲成立后所创作的凤阳花鼓唱词,以及不同的文书中有关凤阳花鼓的文献摘录代表作,下编又分“专著部分”,主要收录了 1980 年以后在国内外出版的“凤阳花鼓”学术著作和论文。

六 收录文章按地理范围从南到北,将内容相近的文章编排在一起,各大段落中是时间顺序,单篇文章一般置十处左右。

七 收录文章中出现地名、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性错误,不改古地名,以原名称之并说明。原文中的错别字,俗体字,繁体字,通人名,地名等等有不同种,一律改为规范简体字。对于避讳或者忌讳的字眼,如“口”、“死”、“病”等,被引述文时出现禁书、避諱、庸俗,或因打印、抄袭的原因除予说破,但该字需加“〔〕”,增补漏字如“〔〕”,有疑问的典故则把括号加

凡 例

一、本卷汇集了与凤阳花鼓相关各种题材的论著,所收内容包括凤阳花鼓的起源、形成、传播及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力求全面展示凤阳花鼓的丰富内涵和研究成果。

二、本卷按兼收并蓄的原则,客观如实地收录。所收著作、文论,以重要史论价值为原则,力求资料完整、准确;对部分专著中与凤阳花鼓有关的内容做了节选。

三、本卷收录时间，上溯不限，下迄 2013 年。

四、本卷收录范围，主要是正式出版的专著和在报刊、文集中公开发表的文章，此外还针对研究领域中的尚未涉及部分邀请相关专家撰写了相应文章。个别文章仅摘录了与凤阳花鼓相关的内容，均在文后附以说明。每篇文章后面均标明出处。

五、本卷分为三编：上编为“民国部分”，收录 1949 年前发表的相关文章，凡与凤阳花鼓有关者（除内容大致相同者外）基本上均予收录，以达到存史之目的。中编为“新中国部分”，收录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相关文章，题材不同的文章均予收录；题材相同或相近的文章则择优收录；下编为“专著部分”，主要收录了 1990 年 12 月在凤阳县召开的“凤阳歌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六、所收文章按照以类相从原则,将内容相近的文章编排在一起,并大致按照发表时间排序,特约文章一般置于类末。

七、收录文章中出现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性错误，不改动原文，以脚注方式予以说明。原文中的异体字、俗体字、别体字，除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外，一律改为规范简体字。对字迹模糊无法辨清的文字，加“□”标明。摘引原文时出现舛误、脱漏、增衍，或因排印、抄录出现明显讹误者，校正字置后并加“〔〕”，增补漏字加“〔〕”，有疑问而尚难断定者加

“(?)”。外国人名因作者不同、时间不同而出现一人有多种译名者，均保持原样，以脚注方式予以说明。

八、全书使用简化字，以 1986 年 10 月 10 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为准。